

金屋恨

(上)

柳奇江

随书赠送

“起点女生小说读书卡” (价值15元)

吉林美术出版社

吉林美术出版社



本作品由上海城市动画有限公司授权吉林美术出版社
出版发行。

金屋恨 上卷

作 者：柳寄江

责任编辑：胡春辉 鹿珈茵 栾云

封面设计：施旭红

封面·插图：洛君麟

出 版：吉林美术出版社（长春市人民大街4646号）

发 行：吉林美术出版社

www.jlmspress.com

印 刷：延边新华印刷有限公司

版 次：2008年7月第1版第1次印刷

开 本：710×1000mm 1/16

印 张：19

印 数：10000册

书 号：ISBN 978-7-5386-2698-8

定 价：44.00元/套

2007年清明，母亲去世一年多后，韩雁声徒步爬上骊山，入圆觉寺，在母亲灵前烧一炷清香。

父亲离开她们母女之后，母亲便笃信佛家，以消解对父亲的爱恨交结。可信佛的人讲究的是四大皆空，心若在红尘中，如何能入得了佛家殿堂？于是，母亲在拉扯女儿长大后死去。而她看着母亲逝去容颜上犹带着的笑容，茫然中竟不知道，死亡对母亲是否反是一种解脱？

母亲死后，韩雁声按照母亲的意思，为她在圆觉寺点了一盏长明灯，年年清明月半时，都要来拜祭，仿佛堂上幽微跳动的烛火，是母亲殷殷切切看着留在世间的女儿。

而母亲，用那样慈祥却隐隐带着忧伤的眼睛，看着她从一个小小的婴儿成长为一个英姿飒爽的警校学生，看了近二十年。到如今，她已经慢慢长成，圆了幼时志向，成为一个女警，母亲却不在在了。

而她，独自跪在空荡的寺庙殿堂里，觉着一殿的冷。

母亲在这里，一定也很冷吧！

她渐渐记不得父亲的眉眼，却一直记得母亲偶尔避了人，哀伤地唱着自己一生的悲哀。那唱词是这样的：“只见得，金屋藏娇新人笑，浑忘了，贫贱夫妻百事哀，到最后，糟糠之妻下堂来。”

很小很小的时候，她还不懂事，不懂母亲的哀愁，问道：“妈妈，金屋藏娇是什么意思？”

妈妈怔了一怔，想了想，慢慢告诉她：“在很久以前的汉代，有一个皇帝叫汉武帝，他的第一个皇后名字叫做陈阿娇。他们青梅竹马一同长大，汉武帝承诺他的表姐，‘若有一天我娶了阿娇为妻，就造一座大大的金屋子，来让她住。’”

她撇了撇嘴，奇怪地问道：“他们是表姐弟，表姐弟不是不可以结婚的吗？”

“这……”妈妈怔了怔，道，“汉朝的时候，不讲究这个。”

“哦！”韩雁声不以为意，低下头，道，“这个故事听起来很美啊！而且，陈阿娇不是汉武帝的皇后吗？怎么到最后，竟成了抢人家老公的狐狸精的代名词？”

“因为，”妈妈的声音听起来有些哀伤，“这个陈皇后后来命运悲惨，她的表弟夫君当了皇帝后，废了她，另立了卫子夫为后。留她独在长门宫，苦苦等了他二十余年。直到死，汉武帝都没有来见她。”

妾发初覆额，折花门前剧。郎骑竹马来，绕床弄青梅。

昔日芙蓉花，今成断根草。

什么金屋藏娇，都是假的。到最后，不过一殿冷宫长门。

那个很悲伤的女子，慢慢地，老死在长门。隔了两千年的光阴后，她听着这个故事，似乎还能感受到她的悲伤。

世间男儿多薄幸，无情最是帝王家。

妈妈死的时候，爸爸不曾来看她。虽然她恨恨地想，就算他来了，她也是不肯让他到妈妈灵

楔

子

前一拜的，然而，他当真从头到尾都没有来，她心里还是难过了。

爸爸，真的完全不记得她们了。

可是，好吧。你既无情我便休。这世上，本没有谁是离了谁完全活不下去的。

她祭拜完了妈妈，起身回头，却吃了一惊。

她的身后数步处，不知道何时站了一个白发白眉的和尚，穿着袈裟，双手合十，道，“女施主好。”眼神湛然，颇有些仙风道骨的味道。只是何时进殿，她却全然没有听见。

许是寺里的大师吧。她想，亦道，“大师好。”

“老衲天眉。”和尚微笑着，“观这位女施主面相奇特，请女施主抽一支卦吧！”

什么时候圆觉寺也靠这个赚钱了，她心中有些讶异，摇头道，“我不信这个的。”

“无妨。”天眉大师道，“施主信与不信，冥冥中自有定数的。”

她拗不过这和尚，无奈选了签筒中最边缘的一支签，展开签纸看，却是一首七言诗：

高祖荫秀第一枝，心自淡泊人自清。

建章绵延三千里，吹尽狂沙始到金。

签名是：金屋藏娇。

她皱了皱眉，看不懂，便问道，“此卦吉凶如何？”

天眉神情奇异，看了半晌，方叹道：“此卦奇异之处，早在老衲所见之外。不是凶卦，也不是吉卦，施主日后命运如何，竟是只有自己才能把握了。但施主此去定有奇遇却是肯定的。”

韩雁声失笑，越发觉得这和尚是在骗人的，便问道：“解一卦多少钱？”

天眉微笑合十，道：“贫僧不过是好奇施主命运，本未存着这逐利之心，施主此去，善自珍重。”

他看着韩雁声下山而去，方转过身，向大雄宝殿的佛祖方向合十，“冥冥之中，自有定数。天道之奇，果然不是能轻易窥破的。”

“只是，”他叹了一口气，“希望他们，都不要后悔吧。”

下了骊山，韩雁声便听见身边手机铃声一阵欢快地响，是季单卡打来的。手机那边，卡卡的声音充满了活力，“雁声，我们的第一个任务下来了。是保护本市一个上市公司的经理，似乎叫做莫雍年的，扮他的贴身秘书。开心不？”

虽然她和卡卡在警校时训练得不比男生们轻松，但无可否认，在警察这个行当，女孩子总是要受些轻视。她们又是新手，这次如果不是一定要用女警，也许她们还要在警队里磨上几个月才能获得任务。

“上面放心让我们两个去？”她问。

“不是啊！”卡卡的声音暗淡下来，“人家还指了柳队长，我们只是小喽啰吧！”

“不要灰心，总有一天，他们会知道我们卡卡小姐的厉害。”她笑道，“我马上回来。”

然而，她不知道，她们是等不到这一天了。在即将来临的五一黄金周之前，西安电视台插播了一则消息：

“4月29日凌晨，一辆奥迪轿车在行路中发生爆炸，车上二男二女，无一生还。车主是某公

司执行经理莫雍年。警方已经介入调查，据悉，此爆炸疑似人为。”

突如其来的惨案给黄金周蒙上了不祥的气息。然而，车上的四人已经看不见了。属于他们的故事，将在另一个时空掀起，波澜壮阔。

注：1. “妾发初覆额，折花门前剧。郎骑竹马来，绕床弄青梅。”句出李白《长干行》。

2. “昔日芙蓉花，今成断根草。”句出李白《妾薄命》。



黄芦绿荇刀似雪

胸口疼痛绵延，韩雁声渐渐从混沌中清醒，便见四际沉绵漆黑的夜，静了静才看清楚。缓缓流淌的河流边是沿着河滩蔓延的沙地，大约是深秋天气，干燥的芦苇在风中摇晃，大片大片的，蔓延成白色的海洋。

痛觉那么尖锐，让她恨不得立时死掉。她发现自己半身俯卧在河里，靠岸的河水很浅，流水冲刷着她的半个脸颊和伤口，淡淡的血色沿着河水缓缓流下，越来越浅。抬起头来，看胸前大片深色的血将锦衣渲染，时间渐久，红成了一种暗淡的黑色。水面上悠悠吹过一阵风，很冷。

谁能够告诉她，这究竟是怎么回事？

她挣扎着从水中站起，端庄华美的衣裳被水浸得极透，贴在身上狼狈不堪。开着右衽，似乎是汉朝时的深衣样式，面料华贵。

荒野空无一人，不知名的野鸟尖叫着飞掠过河面，无人能答。那样肆虐的伤，应是刀伤。能造成这样伤口的大刀，韩雁声想着，忍不住在河面上看自己的脸。

河水波光荡漾，反映出模糊的面容，淡扫的眉眼，凤钗流苏在鬓边晃动，发髻繁复，狼狈中依然不掩清艳，傲气十足。眉目虽与自己如出一辙，却分明不是自己。

韩雁声的心慢慢一凉。忆起圆觉寺的天眉大师，双手合十，白发白眉，宝相庄严，道：“施主此去定有奇遇，望善自珍重。”

天眉大师所说的奇遇，莫非便是指现下的状况？她的身体，在千年后的那场车祸中死去，灵魂逸出，附在千年前这个女子身上。

只是，那支“金屋藏娇”的卦签，又应当如何解释呢？

然而她无暇去想，红黑色的血迹肆意地在衣衫上开放，一点一点带走她的体力。她的伤势深重，又被水浸泡良久，若再不找个地方医治，多半会失血过多而死去。更何况，她蹙眉，能够受这样的伤势，总是有人追杀……韩雁声无奈地一笑，心道，也许自己心底已经承认这不可思议的事实了。

不过，自己穿越的这个女子究竟是什么身份呢？

略略打理了一下伤口，韩雁声沿着河水，穿越大片大片的芦苇，向上游方向走，希冀能寻到一户人家。走了不久，便听见身后异动，大群野鸟惊惶飞起，颇为壮观。谨慎地在芦苇荡中藏好

身影，片刻便听到轻微但嘈杂的脚步声。

她皱眉，心知多是对自己不利的人马，便是好心来追寻，灵魂全非的自己又如何面对？

果然，过了片刻，便见一队黑衣人手持刀戟，举着火把，一边搜寻着什么踪迹一边向这边行来。

“老大，两炷香前我们在河边发现废后留下的痕迹，之后我们就再也没有发现什么踪迹，废后是不是向其他方向去了？”

韩雁声稀奇地挑了挑眉，废后？不是说她吧？看来她的来头还真不小呢！只是，历史上那么多被废的皇后，到底是哪个呢？再惨的话，如果是架空，那就真没辙了。看服饰，如今应当是汉代，汉代……她想起那支卦签，忽然叹了口气，有种不好的预感。

空旷的平地上，直眉方面的黑衣首领挥了挥手，“其他方向也分了人去追，你担什么心？一个自幼娇生惯养的女人，要是能从这样的天罗地网中飞出去，咱们还有什么颜面为主子办事……搜仔细了，绝不能让她活着出去！”

体温越来越低，韩雁声心中苦笑，还真没有见过自己这么苦命的。不仅疑似的身份让自己连死的心都有了，还一上场就是重伤被追杀的窘状。她看了看自己的手，纤细修长，保养得细腻莹润。这实在不是一双适合与人动手的手，但为求活命，也只能勉力一试了。

作为一名女警，韩雁声的逃亡自然不会像某个金枝玉叶的皇后……啊，不对！她在心中愉快地纠正，是废后，留下那么多明显的痕迹。也因此，追杀她的黑衣人被迫分散人力，给了她机会。她暗中屏住呼吸，祈祷自己的好运气。在其中一个黑衣人靠近自己藏身地方的时候，拿了个捏字诀，用尽全力指向了他的颈部动脉。

这是警校搏击中的一击必杀术，黑衣人大概以为只是搜寻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女子，根本不曾放在心上，只是，他面对的是在警校中摸爬滚打三年多的女警。如果不是韩雁声现在虚软无力，又要注意掩饰行迹，这一下便能要去大半条命，饶是如此，逆境激发出韩雁声全部的潜力，他也已经一声不吭地倒下。

韩雁声一击得手，只觉得眼冒金花，一阵晕眩，胸口又是一阵火辣辣的痛。她知此时生死攸关，尽力接住无力掉下的长刀，又补了一记手刀，确保黑衣人一段时间内不会醒来。放乱头发，小心翼翼地除下黑衣人的服饰换上，在泥泞里抹了一把污泥，点在手上，面上不敢点太多，怕欲盖弥彰。幸好深夜中，天上无半点星光，不曾被人看见。

附近有人向这边喊，“有没有踪迹？”韩雁声压低了声音哼了几声。那边诧异道：“小罗，怎么了？”

她挥了挥手，示意无事，那几个人瞥见模糊的影子，放下心来，回过身去。

韩雁声摸索怀中，那个叫小罗的黑衣人的衣裳中并没有太多东西。摸了半晌，不过掏出数枚铜钱，一支火折。她取出火折，望了望身边的芦苇。想到如今的困境和日后无穷无尽的追杀，咬牙退回，迅速地将自己换下的深衣草草挂在小罗身上，又将凤凰钗簪进他的头发。心中默默念了一声抱歉，点起了火折，在火势燃烧起来之后蓦地一声尖叫。趁着夜色向着来时路退了开去。

“刚才听见了一个女子的尖叫，是不是废后？”



时值秋日，天干地燥，又有秋风助势，芦苇荡很快就摧枯拉朽地燃烧一片。火光明亮地燃烧，待黑衣人扑灭了火势，只寻到了一具烧焦的尸体，无法辨认。却寻着一些锦缎焦片，以及一只凤凰发钗。

“老大，要不要将尸体抬回去检验看看？”

黑衣男子举起凤凰发钗，看了看，皱眉道，“这次追杀本就是私下行动，见不得光。怎好弄具尸体回长安？挖个坑将她埋了吧！收队！”他负手转身，向着长安方向叹了口气，“当年宠冠京华的堂邑侯府翁主，却落得这样收场。金屋藏娇，嗤！”

第二章

汉家有女名阿娇

跳动的灯火，在窗上映出温暖的颜色。雁声悠悠醒转，见了这陈设简单雅致的竹屋，慢慢地清醒。

“姑娘，你醒了？”慈祥的容颜出现在面前，粗衣素颜的女子走到窗前，和声道。有着一张经了风霜的脸，看得见点点纹路。

汉家本有礼法，已婚女子与未婚少女梳的发髻式样截然不同。韩雁声初醒之时，头上梳的就是妇人髻，只是取下了凤钗，早已散乱不堪。女子见她气质清灵，不像嫁过人的女子，便喊她一声姑娘。韩雁声也不愿意否认，挣扎起身，感激道：“多谢大娘救命之恩。”

“别，”大娘连忙拦住，“姑娘身上还有伤，还是先躺着吧！而且，也不是我救你的。是萧先生出去采药，救了姑娘呢！只是先生主仆照顾姑娘不便，方才从山下请了我来。我夫家姓申。”她笑了笑，看着雁声虚弱的神情，善解人意道：“姑娘既醒了，我去端碗粥来给姑娘。”

韩雁声微微颌首道：“多谢”。

申大娘推了门出去，竹屋一片空荡，本无一人，她却听见一个柔美但有些骄横的女音，慢慢道：“你就是楚服说的扭转现状的方法？”

“谁？”韩雁声吃了一惊，本能问道，张望四周。

屋外，申大娘望过来，“姑娘，你没事吧？”

“我是陈阿娇。”

韩雁声慢慢愣住，这个声音似乎是从身体的意识传来，而这个身体，正是某个被废的皇后的。她尚未问申大娘如今当政的皇帝是谁，到如今，雁声苦笑，却是用不着问了。其实也可以猜到，毕竟汉朝被废的皇后，最有名的便是这个。刘彻啊？她抽搐了一下眼角，那可真是是一个麻烦的人物。

“姑娘？”

她回神，看见申大娘忧虑的神情，虚弱笑道：“我没事。”

申大娘担忧地看了看她，只得道：“姑娘喝了粥，休息一下吧，我去唤萧先生来。”

雁声颌首，看申大娘掀帘离去。

“你……什么意思？”她在心中问陈阿娇。



一片沉默之后，才传来陈阿娇有些悲切的声音，“我到甘泉宫后，彻儿对我很冷淡，我很苦闷，楚服说，做一场法事，或许可以改变这种状况。”

“所以我就在这里了？”韩雁声冷道，“以前听说汉武帝以巫蛊的罪名废黜陈皇后，我还以为是欲加之罪，何患无词，未曾料到真有此事。”

“你——”被戳到痛处，阿娇气急败坏。

“我怎样？莫名来到此处，被人追杀，你还指望我和声细语？”

“我是皇后，你怎么敢这样说话？”

“可惜，”韩雁声勾唇，“现在不是了。”

心痛刻骨而来，她和陈阿娇共用一具身体，自然对阿娇的痛楚感同身受，雁声无奈道：“你不要伤心，错的不是你。”

许久后，才又听到陈阿娇虚弱的声音，“我和彻儿从小一同长大，彻儿说，长大后，他要盖一座金屋送给我，让我做天下最幸福的女子。言犹在耳，我和他却走到这个地步。他带卫子夫回来，我很生气。彻儿说，他是皇帝，他不可能永远只守着我一个人，要我学会宽容，可是我好心痛好心痛，他都看不见。”

作为一个一贯高高在上的女子，陈阿娇本不可能向人淋漓尽致地诉苦。但受伤太重，又和韩雁声处在这样奇妙的境地，无形中起了一种依赖感，方能将心中幽怨畅所欲言。

韩雁声静静地听着陈阿娇的心声，慢慢想起儿时爸爸归家很晚的时候，妈妈彻夜守候悲苦的眼。那时候妈妈坐在她的床前，温柔地抚摸着她的头发，轻声道，“雁儿、雁儿，你瞧，这天下的薄幸的男人，只知道金屋藏娇，风流快活，哪里记得家里的妻子儿女等待望眼欲穿。”很久以后，她依旧记得妈妈那时的眼神，眷恋、幽怨、回忆，不一而足。

世人用“金屋藏娇”来指代男人在外娇宠的情人，却忘了金屋藏娇最初的出处是一个皇帝的正妻。

“阿娇，不要伤心了，如果……连你自己都不相信自己了，那就代表这个世界将你否定。”

“你没有错。你只是……早生了二千年。”

“汉帝重阿娇，贮之黄金屋。咳唾落九天，随风生珠玉。

宠极爱还歇，妒深情却疏。长门一步地，不肯暂回车。

雨落不上天，水覆难再收。君情与妾意，各自东西流。

昔日芙蓉花，今成断根草。以色事他人，能得几时好？”

“昔日芙蓉花，今成断根草……”陈阿娇喃喃重复着这十个字，声音哀婉。韩雁声分明能听见她灵魂哭泣的声音。

她叹了口气，怪只能怪陈阿娇的爱太纯粹，而方式又太激烈。她抱住一个用美好誓言堆砌成的梦，看不清天已变梦已蚀。当现实逼到了面前，兀自不能相信，愣愣地回不了神。那个人是她的丈夫，但更是大汉的皇帝。她不能将这两个身份统一起来，他已经在前进的道路上走了太远，她却始终跟不上。他厌了、烦了，她不肯如他的意，更兼他不能让外戚坐大，终生生走到了这样的地步。



“姑娘，”帘外传来男子低沉冷漠的声音，宝蓝色衣裳的少年抱了药箱，掀帘而入，姿容俊秀。身后跟着一个白衣男子。入门光线有些阴暗，看不清容颜。唯觉他穿着一袭白衣，很是出尘，似乎在微笑，眼神清冷。

“小女子韩雁声，”她在榻上致礼，“多谢先生相救之恩。”

“不客气，韩姑娘，”萧方淡淡道，“救人乃医家之德，不必言谢。”

“姑娘外伤严重，又被水浸泡过，好在姑娘曾经用苍榧草敷过，否则就情况不妙了。我请了申大娘为你包扎的伤口，也为你诊脉开方，早晚各用一次药，并用白折外敷伤口，大约无碍了。”

她勉强在床上欠身，“多谢先生。”

男子转身微笑道：“大娘，既然韩姑娘已经醒了，你便先回去吧！小虎子在家还等着你照顾呢！”

“那敢情好。”申大娘答道，“萧先生，但凡有什么事情，唤弄潮来叫，我会立刻过来的。”她的眼圈一红，“若不是萧先生，小虎子早没了。冲着这份恩情，萧先生唤我们做牛做马都好。你们师徒二人住在山上，总是不方便。”

宝蓝色衣裳的少年便哼了一声，明亮的眼睛熠熠发光，显示出赌气的郁闷来。

萧方一笑，拍拍他的额，“弄潮将萧哥哥照顾得很好，大娘没有说你的意思。”少年这才转怒为喜，心思明朗单直之处竟如七八岁的孩子一般。

萧方的医术很是不错，喝了一旬的药，韩雁声便觉得伤口逐渐愈合，精神亦渐渐地好起来。

在一圈竹篱围绕着的三间茅屋前的小院里，韩雁声坐在树下，看扎着白色发带的少年背对着她，在院中铺晒药材。小院中弥漫着淡淡的药材味道。

“弄潮，”韩雁声含笑问道，“你跟着萧先生几年了？”

弄潮回过身来，露出一张极俊朗的容颜，神情却不悦，道，“你的伤已经好了，什么时候离开？”

经过这些天的相处，韩雁声也渐渐摸清了弄潮的性子，并不生气，无辜道：“我在这多住一阵子，不好吗？”

弄潮便露出嫌恶的神情，本能道：“不好。”

左手茅屋处，白衣的男子拉开门，有礼唤道：“这位夫人，请进来一谈。”

韩雁声怔了一怔，顾不得再逗弄潮，起身入内。

茅舍陈设简洁雅致，除了原木药架上繁多的药屉外，便只有几张桌椅。萧方跪坐在案前，微笑望过来，眼神清冷，“韩夫人请坐。”声音清朗，有缈远之味。

纵然这些日子不是第一次直面这张容颜，韩雁声还是有些惊艳。两千年后的日子，物欲横流，浮华虚荣，早已不见这样温润清俊、月白风轻的风度。也许，真的只有古代山林能孕育出这样温润如玉的男子吧！她在心中暗暗叹息。却不知道，那一瞬间她眸中流转的光彩，落在萧方眼中，亦是璨如繁星。

“夫人。”萧方微笑着端起手边茶盏，啜了一口，出声将她唤醒。

他不动声色地看着她望着他手中茶盏的神情，问道：“夫人喜欢茶吗？”

“呃——”雁声琢磨着他忽然改口唤自己夫人的奥秘，闻言有些错愕，“是啊，”她含笑道，“我是从小爱喝的。”

“哦？”萧方心下惊异，面上却不露，淡淡道，“这可稀奇，茶之一道，很少有女子喜爱的。”

他向外吩咐道：“弄潮，再奉一杯茶来。”

院中传来重重的脚步声，不一会儿，弄潮掀帘，端了茶进来，在韩雁声面前重重一放，道：“你的茶。”

韩雁声扑哧一笑，真是有趣的小孩。

“弄潮。”萧方沉下脸训道。

弄潮“哼”了一声，看见萧方的脸色，勉强低下头来，道：“对不住。”也不等韩雁声回礼，就转身离开。只一瞬，已经飞到院中香樟树上，身法诡谲飘逸。

“夫人，抱歉。”萧方歉然道，“弄潮还小，他只是不高兴我们二人的生活被打扰，所以发些小脾气。”

“怎么会？”韩雁声嫣然道，装作听不懂萧方语意中隐隐送客之意，问道：“先生唤我过来，是为了什么事？”

她端起茶盏，看里面黑漆漆的，俱成粉末，看不出茶叶形迹，简直有些怀疑是弄潮看她不顺眼，在里面加了料，专门整她的。不由不着痕迹地瞥了眼萧方手边的茶盏，竟是和她一样，漆黑如墨。

那便是汉朝的制茶法的问题了。《茶经》记载，在初唐之前，制茶工艺相当简单，不过是将采来的新茶叶晒干，和以米糕制成茶饼，是为晒青饼茶。饮时研成粉末。

她叹了口气，终于有些明了，为何刚才她说从小喜欢喝茶的时候，萧方会有些惊异。将茶盏凑在嘴边，轻轻啜了一口，还未入喉便皱了眉。

萧方微笑，淡淡道：“也没什么。前几日我为夫人诊脉，发现夫人已有月余身孕。”

“噗——”她一口茶喷出来，呛到了。分明感到心头巨震，一片狂喜，茫然了一秒才反应过来这是陈阿娇的感觉。也许，在萧方说出那两个字的瞬间，在她心底沉睡数日的陈阿娇就苏醒了，这才无法制止，眼泪顺着脸颊流过的热度，那么烫、那么温暖、那么……狼狈而措手不及。

“真的吗？真的吗？”阿娇一片欢喜，迭声问道。

那一刹那，韩雁声便成了一个旁观者，自己潜伏在自己心中，将事态发展冷眼打量。

一直以来表现得无比理智的“韩雁声”，忽然间变得如此激动，萧方心下泛过一丝奇怪，但也只是以为听见怀孕消息，过度惊喜罢了。

毕竟，在这个年代，女子全部的价值都通过生育子嗣实现。君不见，连昔日冠盖京华的陈皇后，也因了无子，注定不能逃脱罢黜长门的下场。

阿娇、阿娇。韩雁声轻声唤道。

嗯？



你要记着，你已经不是他的皇后了。

阿娇慢慢地安静下来，潮涌的悲伤慢慢冲淡了她的狂喜。

可是，雁声，你听，我有了彻儿的孩子。彻儿知道了，一定很开心。

他和我，盼了这个孩子很多年了。

那么，你想怎么样？回到未央宫，告诉他，你有了你们的孩子？醒醒吧！到了这个地步。她知道自己很残忍，但是她必须说。

这么多年用尽心机不能怀孕，却偏偏在如今有了。中间没有蹊跷，你……信吗？

刘彻和阿娇少年夫妻，恩爱笃定，却始终无子。因为作为一个雄才大略的君主，刘彻不愿也不能让原本势大的陈家继续坐大。陈阿娇身世显赫，是馆陶大长公主与堂邑侯的女儿，受尽窦太后与汉景帝的宠爱，当这样的阿娇生下皇子，他要拿什么去封赏？

因此，无关乎能不能，阿娇不可以拥有自己的孩子。

心思绞痛，是陈阿娇喃喃的否认，不可能、不可能，声音却渐渐地低下去。她最后一次与彻儿在一起的时候，彻儿说，朕已经决意废了你。

他走后，她觉得恍惚，拼命让自己不要哭，眼泪却一直掉下来，狂乱地砸目所能及的东西，膳食入口无味，一点点地呕尽。

雁声，她轻轻叹息，你说，人活在世上，还能相信什么呢？

阿娇，你听我的。我会和你，一起站起来。总有一天，他会后悔。你不要回头，没有人可以在彻底地伤害了一个爱他的人后，如他这般若无其事。”

她缓缓回过神来，发现自己躺在萧方的怀里。他的白色衣裳有一种好闻的味道，她看见他神情有些担忧，嘴唇在动，唇形优美，却听不清在说什么？

她虚弱地笑了一笑，说道，“好累哦！”

“你的脉促而急，似乎是受了极大冲击。”他淡淡陈述道。

雁声闭上眼睛，想着，能够一直睡下去也不失为一件幸福的事。“萧方，你收留我，好吗？”

他怔了一怔，“你说什么？”

“你看，”她耍赖道，“我身无分文，又身怀有孕，你忍心将我赶出去，让我无家可归，然后流落街头，然后被人打劫，或者慢慢饿死？”

.....

“你真的那么狠心？”

.....

萧方沉默。

韩雁声缓缓勾起唇角，忽然觉得很安心。

然后，慢慢地、慢慢地，陷入沉睡。

注：1.“汉帝重阿娇，贮之黄金屋。”全诗为李白《妾薄命》。



梦中半生繁华尽

韩雁声看见儿时的自己。一样的眉，一样的眼，欢笑着奔跑在长长的游廊上。

美貌的古典贵妇从长廊那头走过来，举止优雅，神情柔和。

“阿娇，你不要这么顽皮。”

阿娇？是了，她便明白，这个穿着华贵丝绸汉服的女孩子，不是自己，是小时候的陈阿娇。

这一年，是景帝前五年。

“娘，”小阿娇撒娇地叫唤，“长乐宫好无聊，我去御花园玩好不好？”

馆陶大长公主微笑颌首。阿娇欢呼了一声，一溜烟地下来，听见身后母亲一迭声地叫唤，“你慢点，带上几个宫女，周全些。”她却早跑得远了。

御花园里楼台亭阁，精致风流。小阿娇在假山中慢慢穿行，忽然听见风中有细细的哭泣声。沿着哭声寻去，转过一座座假山石，她看见一个衣着华贵的男孩，背对着她抽声哭泣。阿娇看不见他的脸，只觉得他的身影好小、好小。

“你是谁？”

男孩受惊，慌忙抹去眼泪，回头望向她。韩雁声看见，他的面容很白，有着一双漆黑的眼眸。

“你又是谁？”

小阿娇微笑，分明看见男孩故作的强势下掩藏的慌乱。

“我是阿娇。”阿娇回答的声音很是稚嫩娇软。

“啊！”男孩低呼一声，显然知道这个名字在这座未央宫里代表的意义，起身欲绕过阿娇离去。

“你还没告诉我你是谁呢！”阿娇抱住他的手臂，不让他离去。她的年纪比男孩大，虽然男孩挣红了脸，依旧无法摆脱。纠缠了许久，阿娇有些生气了，放开了他的手，“不说就算了。”气鼓鼓地背过身去。

男孩在后面有些迟疑，最终还是软软地道，“我是彻儿。”

韩雁声听见自己扑倒在地的声音，这就是名垂千古、穷兵黩武的汉武帝？明明是软软的、很

可爱很别扭的小男孩嘛！

“彻儿，哦——就是那个高祖托梦赐名为彘的皇子噢！”阿娇恍然道。

刘彻的脸一阵青一阵白的，扭头就走。

“哎呀，彻儿。”阿娇追过去，“彻儿，你怎么了？”她弄不明白这个小表弟为什么生气，只是想要他陪她玩。于是追着他走，前面的刘彻却忽然停下来，她一时刹不住步子，撞在他的背上，刘彻人小力薄，被她撞得一阵趑趄。

“怎么了？”陈阿娇从刘彻的头上望出去，假山下的长廊，一队仪仗迤迤而行，中间坐在御辇上的正是她的舅舅，汉景帝。

阿娇有些了悟地低下头去。幼小的刘彻脸上有着明显的仰慕与近之不得的忧郁。

刘彻听见身后的阿娇娇憨地喊道：“皇帝舅舅、皇帝舅舅。”

不远处，景帝刘启转首看过来，看见他们，有些惊讶，宽和地笑笑。阿娇牵着他的手奔跑过去，宫人纷纷让开路来。父皇抱起阿娇，温和问她话。他站在那里，极为尴尬。很少在私下离父皇这么近的距离，只觉得连手都不知道摆在哪里好。

阿娇站在父皇的怀里，努力回过头来，喊道：“彻儿，上来。”

他惊讶地看着她，她的脸上有着灿烂的笑容。他似乎到现在才发现，这个明明不是宫中人却在宫廷有着莫大恩宠的小女孩，实在是个生得粉雕玉琢、团团如明月的美丽女子。

小刘彻一脸渴望地看向汉景帝，汉景帝的面上便有些惊讶，但还是轻轻点点头。于是刘彻很开心地爬上御辇。一行人继续迤迤地向长乐宫行去。

进了长乐宫，馆陶大长公主惊讶地看着阿娇牵着一个清秀羞怯的男孩，跟着弟弟走进长乐宫。

“这是王夫人的皇子，彻。”身边的侍女小声地告知。

“嗯。”她微微颌首，不知道在思量什么。

汉景帝向母亲请过安，又盘桓了一阵，有军机大事来奏，便自走了。

“彻儿，过来。”她端起一杯茶，淡淡道。

小刘彻静静地走过来，行过宫礼，轻轻唤道：“姑姑。”

“娘，”阿娇扑过来，“彻儿很好。”她稚气道，望向自己的母亲，“你不要为难他。”

馆陶有些讶异地看了女儿一眼。着意问了刘彻些衣食冷暖，便挥袖让他退下。

“馆陶想要如何？”上座上，窦太后搂着自己宠爱的外孙女阿娇，似乎不在意地问道。

“没什么。”馆陶微笑着回答自己的母亲，“我只是想为阿娇打算打算。”

听见自己名字的阿娇从外祖母怀里探出头来，有些疑惑地望着自己的母亲。

景帝前六年。时光荏苒，转瞬一年。这一年来，阿娇始终是那个没心没肺的女孩，刘彻却慢慢地懂事起来。只是越发黏在一起。

这一日，阿娇在王夫人的灵心殿与刘彻玩耍。馆陶大长公主寻女而至，王夫人慌忙迎了出去。

刘彻过来行礼，馆陶长公主微笑着扶起他，爱怜地看着自己的女儿，忽然起了玩笑心思，问



道：“彻儿想要媳妇了吗？”不顾刘彻脸上怔然之后起的薄薄尴尬，随手指了王夫人近侍中的一个美貌女子，“她好不好？”

刘彻摇头道：“不好。”

馆陶再指了十数侍女，刘彻皆摇头。“那……”馆陶在殿中走了几步，忽然指到感到好笑望过来的阿娇身上，“我的阿娇好不好？”

刘彻一怔，不着痕迹地望向母亲，见母亲微微点头示意，于是笑道：“好！若得阿娇，我要做一个金屋让她来住。”

阿娇脸红了，嗔道：“你说什么呢？”跑出灵心殿，装作没听见后面一阵喧哗的笑声。

景帝前七年春正月，太子刘荣被废为临江王。四月，景帝立王夫人为皇后，立刘彻为太子。

景帝中二年三月，临江王刘荣因坐侵太庙地被逼自杀。

景帝中三年春正月，废皇后薄氏死。

景帝中六年四月，梁王死，追谥孝王。

时间一年一年地流逝，一个个人如走马灯似地登场、退场。慢慢地，阿娇便长成了骄矜的少女，堂邑翁主车驾过处，冠盖京华。景帝含笑赞道：“朕的阿娇甥女，当是大汉最美丽的女子。”她却依然心心念念只喜欢一个人，便是她的彻儿。

景帝中九年春，太子刘彻用最盛大的婚典迎娶堂邑翁主陈阿娇。

新房里，阿娇灿烂的笑靥在刘彻取下凤冠后，缓缓出现在刘彻面前，艳压芙蕖。

“彻儿，礼冠好重啊！”阿娇抱怨道，拉过他的手，“你开不开心啊？”

“娇娇，”刘彻失笑，“你就不能把礼仪正正经经完成吗？”

“哎呀，你又不是别人。”阿娇爱娇道，还是饮了合卺酒。

刘彻便挥挥手道：“你们下去吧！”

“是。”一众奴婢躬身退出。阿娇这才意识到宫中已经没有旁人了，她的脸渐渐红了，在刘彻灼热的注视下，“你看什么看？”她嗔道。

“看你啊！”

“我有什么好看的，这么多年来还看不够？”她脸泛红晕，端的是艳若桃李、亮如朝霞，刘彻越发觉得得意乱情迷，抚过她娇嫩的面容，心不在焉，“不一样，那个时候你还不是我的妻。”

“贫嘴。”阿娇的声音渐渐低了，放下的罗帐后隐隐约约是刘彻拥着阿娇缓缓倒下的身影。

韩雁声站得远远的，看着金雕玉砌、喜气洋洋的殿堂，彼时还是一副鲜花着锦、烈火烹油的繁华景象，新婚燕尔，柔情蜜意，她的心里却早早地铺满冰雪。

“彻儿。”罗帷里传来阿娇动情的呻吟声。

在西元21世纪，一对男女结为夫妻时，牧师会这样问：你愿意生死苦乐永远和她在一起，爱惜她、尊重她、安慰她、保护着她，两个人建立起美满的家庭，你愿意这样做吗？

她想，陈阿娇应当是愿意的。只是，她遇见的是刘彻。

“阿娇，我以后要当一个伟大英明的皇帝，打败匈奴，我要创造一个盛世的大汉，然后留给我们的孩子。”

“嗯。”陈阿娇低低答着，或许很累，或许很害羞，几乎听不见声音。

韩雁声倚在宫殿空旷的柱后，脸庞泛红。

当刘彻说出这句话的时候，彼时还是真心的吧！当龙凤蜡烛彻夜燃烧的时候，有谁可以预料，十年之后，金屋藏娇美丽故事的结局？

时光继续如流水般飞逝，便到了景帝后元年正月，条侯周亚夫小过下狱，死。

景帝后三年正月，景帝崩，刘彻以太子即帝位。尊窦太后为太皇太后，王皇后为皇太后。立太子妃陈阿娇为中宫皇后，居椒房殿。少年夫妻，恩爱甚笃。

第二年，立年号为建元。

建元二年，少年帝王在其长姐平阳公主府邸遇到了美貌温婉的卫子夫，为其后帝后的争端埋下了伏笔。

阿娇恨，阿娇怨。那么多年的情分恩爱，到最后，她的彻儿居然转过头去喜欢别的女子。这让她情何以堪？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激烈性子，让她做出桩桩件件不为彻儿所喜的事。好好的恩爱夫妻，渐行渐远。

那个她爱了那么多年那么多年的男子，转过身去，不肯看她。于是看不见她痴怨的眸光底下对他的深深爱恋。

转瞬便到了光元五年。这一年，陈阿娇和刘彻的情缘终于走到尽头。

宣室殿隐隐传来了消息，陛下已决意废后。阿娇听了后，落了一整夜的泪，终于道：“请陛下过来。”

她其实不知道他会不会来，也不知道，她希不希望他来。走到这个地步，其实早已是相见不如不见了。

“你真的决定……要废了我吗？”到最后，终于不能坚强。靠着偌大宫殿里的空旷柱子，慢慢问。仿佛，非如此就不足以支撑自己。

刘彻背对着她，负手淡淡道：“今后，朕会让人好好照顾你，你珍重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阿娇死死盯住他的背影，他宽大的衣裳纹理细致，沉稳不动。她记起那一年未央宫长长的游廊，她沿着长廊欢快地跑过去，绕过御花园的假山，那个嘤嘤哭泣的小男孩。不知不觉，那个男孩已经长成了一个雄才大略但阴沉狠绝的君主，她却依然是当年那个娇憨稚软的女孩。

“当事情发生以后，追问理由还有用吗？”

刘彻缓缓地走出了甘泉宫，身后传来阿娇撕心裂肺的唤声。

“彻儿……”

他顿了一顿，终究没有回头。

阿娇开始砸东西，甘泉宫一片静寂，只听得瓷器碎裂的声音，清脆如敲在每一个人心里。

三日后，圣旨到达甘泉宫：

“皇后陈氏，惑于巫蛊，不可以乘上命，其上玺绶，罢退居，长门宫。”

